

雨天的書

周作人著

雨
天
的
書

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三一年九月五版

雨天的書

著者 周作人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一册實價大洋九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自序一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洒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却非常陰沈，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裏，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鉢，喝着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沈。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後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

時候，人們的心裏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沈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兩天的隨筆也就常有續寫的機會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自序二

前年冬天自己的園地出板以後，起手寫雨天的書，在半年裏只寫了六篇，隨即中止了，但這個題目我很歡喜，現在仍舊拏了來作這本小書的名字。

這集子裏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兩年來的文字，初戀等五篇則是從自己的園地中選出來的。這些大都是雜感隨筆之類，不是什麼批評或論文。據說天下之人近來已看厭這種小品文了，但我不會寫長篇大文，這也是無法。我的意思本來只想說我自己要說的話，這些話沒有趣味，說又說得不好，不長，原是我自己的缺點，雖然缺點也就是一種特色。這種東西發表出去，厭看的人自然不看，沒有什麼

別的麻煩，不過出板的書店要略受點損失罷了，或者，我希望，這也不至于很大吧。

我編校這本小書畢，仔細思量一回，不禁有點驚詫，因為意外地發見了兩件事。一，我原來乃是道德家，雖然我竭力想擺脫一切的家數，如什麼文學家批評家，更不必說道學家。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家，（或照新式稱爲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爲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却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裏邊都含着道德的色彩與光芒，雖然外面是說著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我很反對爲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爲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罷，我反正不想進文苑傳，（自然也不想進儒林傳，）這些可以不必管他，還是「從吾所好」，一徑

這樣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於沒有脫去。我們一族住在紹興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里人，雖然普通稱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魯國了。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出產的壞東西，民國以來已逐漸減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態度，並不限于職業，却瀰漫及于鄉間，彷彿成爲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縵卽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後來又想溷跡于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爲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腳，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爲「師爺派」矣乎？雖然，此亦屬沒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爲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

不必因其爲學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爲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爲浙人，則我亦隨便而已耳。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纔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爲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願望。我查看最近三四個月的文章，多是照例罵那些道學家的，但是事既無聊，人亦無聊，文章也就無聊了，便是這樣的一本集子裏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經太荒蕪了。田園詩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難所，但這個我近來也有點疏遠了。以後要怎樣纔好，還須得思索過，——只可惜現在中國連思索的餘暇都還沒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書。

英國十八世紀有約翰妥瑪斯密 (John Thomas Smith) 著有一本書，也可以譯作雨天的書 (Book for a Rainy Day)，但他是說雨天看的書，與我的意思不同。這本書我沒有見過，只在講詩人勃萊克 (William Blake) 的書裏看到一節引用的話，因為他是勃萊克的一個好朋友。十五日又記。

目錄

自序一	一
自序二	三
苦雨	一
鳥聲	七
日記與尺牘	一一
死之默想	一七
唁辭	二三
若子的病	二九
體操	三五
懷舊	三九
學校生活的一葉	四七

初戀·····	五五
娛園·····	五七
故鄉的野菜·····	六三
北京的茶食·····	六七
喝茶·····	七一
蒼蠅·····	七七
破腳骨·····	八三
日本的海賊·····	八九
我們的敵人·····	九五
十字街頭的塔·····	九九
上下身·····	一〇五
黑背心·····	一〇九

託爾斯泰的事情	一一七
大人之危害及其他	一二五
講理斯的話	一二九
生活之藝術	一三五
笠翁與兼好法師	一四一
狗抓地毯	一四五
淨觀	一五一
與友人論性道德書	一五五
與友人論懷鄉書	一六一
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一六五
教訓之無用	一七一
無謂的感慨	一七三

日本的人情美·····	一七七
我的復古經驗·····	一八一
一年的長進·····	一八五
元旦試筆·····	一八九
沈默·····	一九三
山中雜信·····	一九七
濟南道中·····	二二一
文法之趣味·····	二三七
神話的辯護·····	二四三
續神話的辯護·····	二四九
神話的典故·····	二五三
舍倫的故事·····	二六一

科學小說·····	一六七
讀紡輪的故事·····	二七五
讀欲海回狂·····	二七九
讀京華碧血錄·····	二八五
兩條腿序·····	二九一
附錄	
十五年前的回憶(汪仲賢)·····	二九七

苦雨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欸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爲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

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騾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騾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垛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